

书里  
书外

《汪周永书画作品集》后记

汪周永

我的这本书画作品集即将面世。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仅仅是一个符号,但却仿佛听她殷殷坦言,她能承载往日的怀念,更镌刻着岁月的记忆。

在职时,内心向往书法,可事实上却无暇顾及。直至退休,方始悠然起步。

依我看来,所谓“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在老年化现象日益显现的时代,事实上它确为老年人创造了一种全社会“可容纳”的氛围,开辟了“能学、能乐、能为”的全新天地,填补了老年生活的崭新空间。

借助老年大学的平台,我终于“堂而皇之”走上学习书法之路。

经历过艰难之路后方知,学书必临帖,而临帖之核心在于“察之者尚精”,才能“拟之者贵似”。或取其神,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其势。

既注意毛笔在纸上的运动,更注意毛笔在空中的运动,其形、神、韵兼备,必跃于纸上矣。

是的,当你临习黄庭坚那一波三折、长笔四展,不受羁束之作;临习怀素那纵横跌宕,“浓墨湿笔似润含春雨,淡墨枯毫如干裂秋风”之作;临习王铎那高古雄强、奇险生姿、大气磅礴之作;临习赵孟頫那结体紧密、藏露交错、无形连绵之作,自己必于“心无旁骛”的状态,而血脉偾张,豁然开朗,精神自当为之一振。难怪有人喻书法为“无声的音乐”“静止的舞蹈”“异步同趋的文字”“无彩的图画”,真乃毫不为过。

由学书而起,自然又让我奔涌出学画的冲动。试图用书法的语言学习绘画,尤其是中国山水画。当你以细密的笔迹,描绘层层景韵变化的丰富景象;以特写的方式,抒情地生动刻画自然的声色与动静;以对生活的热情和对自然的挚爱,反映山水世界浪漫驰骋的状态,直抒洞达自然与现实的种种情致与妙趣,你会猛然间感到眼前的场景有多美好,路途又何等广阔!

从自己学习书画的实践中我逐步感受到,只要你从保持初心使命、发挥正能量的角度,通过感自然之山川,凝时代之精神,向传统致敬,为时代讴歌,也许在享受书画快乐的同时,自己已自觉不自觉地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绵薄之力和滴水之功。

本作品集共收辑书画作品176件,其中书法作品85件,山水画作品91件,并按类划分为“史政篇”“临创篇”“抗疫篇”“激励篇”,以别其中意涵。

本作品集之所以成辑,首先应归功于我们这个尊老助老的时代,归功于宣城市驻芜湖老年大学和芜湖市老年大学,归功于早先任教的黄书膺、潘友红、张宝兴、程燕老师,特别是归功于王宏、张强、王启民、周辉等书画老师们用心用情用力的不倦施教;同时也得益于省、市老干局和省、市老年书画联谊会诸多书画活动的“铺路搭桥”,尤其是得益于家人所给予的充分理解、宝贵支持和密切配合,否则,必将一事无成。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宣城市老年书画联谊会原会长、书法家冯百研先生,年近九旬,仍满怀激情,为我贡献墨宝,题写书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省书协新业态委员会副主任、省老年书画联谊会副会长、宣城市老年书画联谊会会长、宣城市书法家协会原主席胡邗先生,百忙之中,不吝赐教,亲自撰写序言,为本书增光添彩。另受全国多层面多次表彰的我市学者、作家、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安徽劳动大学(宣城)研究会秘书长(单位法人)、《劳大春秋》刊物主编——袁炳富研究员,也在诸多方面给予了宝贵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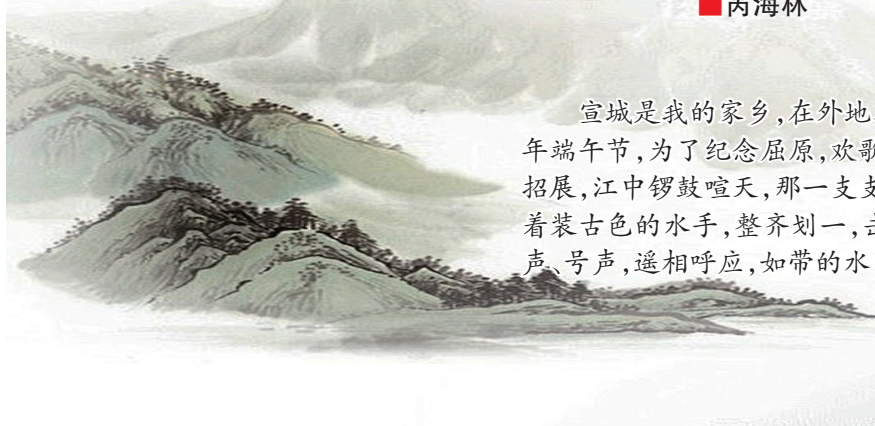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恳切欢迎读者和同道们批评指教。

诚致深深谢意!

2023年8月25日于养心斋

悠悠水阳江

芮海林



宣城是我的家乡,在外地工作的我,每当踏上这片热土,就有一种无尚的自豪感。特别是每年端午节,为了纪念屈原,欢歌新生活,那水阳江的龙舟赛,可真闹翻天了。比赛场上,两岸彩旗招展,江中锣鼓喧天,那一支支“黄龙”“白龙”“青龙”等组成的龙舟队,神气活现,只听一声号令,着装古色的水手,整齐划一,击鼓泛桨,团结一心,飞跃江面。一时间,水上、岸边,万众欢腾;乐声、号声,遥相呼应,如带的水阳江像一锅烧开的水,热气腾腾……



宝圩。从那时起,这里产出的大批粮草源源不断地输送吴国各地,金宝圩作为吴国大后方粮仓,美名驰誉天下。

矗立水阳江东岸的龙溪塔,便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当时民间传说河东西各有一条青龙静卧,丁奉围湖造田,大兴土木,青龙就想离开这块宝地。而一旦双龙游走,河怪就要兴妖作祟。为了留住双龙,丁奉在一白发仙翁的指点下,建起隔河相望的龙溪塔和梓童阁,作为镇龙之物。河东龙溪塔建成后,充当了丁奉督工练军的了望台,而河西梓童阁则是周瑜操练水师的地方。公元242年春,孙权驾幸金宝圩,就住在梓童阁里。欣赏着相对而立的塔和阁,极目眺望圩内,田畴井然,沟渠纵横,兵营棋布,生机盎然,孙权心中大喜,称丁奉为“江表之总管也”。

水阳江下游,有一个历史悠久的重镇,这就是水阳镇。因地处水阳江畔,得黄金水道之利,三国时期就形成商埠。作为宣州北部门户,历经千百年发展,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水阳镇百业兴盛,商业繁荣,江面上百舸竞帆,如入闹市。当时河东、河西两条青石铺成的三里长街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仅加工米面油的磨坊、磨坊、油坊和豆腐坊就有四五十家,各类杂货、瓷器、窑货、鞋厂、当铺、茶庄、钱庄等近百家。与外商合股经营稻米的大同、协丰、信康粮行十余家,有名的水阳“五香茶干”“童子瓜”“白玉糕”“蜜蒸糕”“捏酥”等土特产品和轻工产品,远销芜湖、南京、上海、天津等地,

“水阳大米”更是芜湖米市的主粮源。因此,有“小小水阳,赛过苏杭”之美称。

如今,水阳镇的“三宝”。即“茶干、鸭翅、鸭脚包”,誉满大江南北。多年来,水阳人继承了传统工艺,精心配方,科学加工,“三宝”被消费者誉称:纯天然绿色食品,质地优良,味道鲜美,有嚼劲!近年来,“水阳干子”已发展“五香茶干”和“素色臭干”,“鸭翅、鸭脚包”还注册了品牌商标,办起了专业工厂。水阳镇充分利用水面资源,发展养鸭产业,面向大市场,使水阳茶干、鸭翅、鸭脚包走出宣城、走出安徽、走向全国,成为宴席、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另外,水阳镇还是江南淡水鱼养殖基地,蟹苗之乡、河蟹之乡和商品粮、优质棉生产基地,好一个“鱼米之乡”。

水阳江畔还有一个有名的“珍珠之乡”——雁翅乡。如练的水阳江来到这里,一改原来的汹涌湍急的脾气,平平静静地分两路涌入长江。一位作家观后有感而发:“条条沟河如织网,叶叶扁舟似穿梭。万顷水底藏珍宝,珠光闪烁映碧波。”被誉为珍珠之乡的雁翅乡,每逢春秋,家家户户忙种蚌,到了初冬,捞蚌人驾着轻舟,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雁翅人说,户养万个珍珠蚌很常见,年万元收入不算多。

美丽富饶水阳江,两岸绿峰多叠嶂。河道弯曲曲折环,名振中外鱼米香。水阳江,宣城人的“母亲河”;水阳江,宣城人的“黄金水道”;水阳江的故事,千古流芳!

新诗窗

致敬青春

——83级卫校同学聚会抒怀

查敦传

四十载,世纪更迭,桑田沧海。  
四十载,朝风暮雨,花谢花开。  
四十载,春去秋来,斗转星移。  
四十载,白驹过隙,芳华不再。  
老同学,有三载窗下的经历。  
老同学,有悠悠岁月的洗礼。  
老同学,有不可替代的情感。  
老同学,有无法忘却的记忆。  
老同学,有聊不尽的话题。  
老同学,有唱不完的歌曲。  
老同学,有喝不醉的美酒。  
老同学,有最真最美的回忆。  
曾记否,第一次穿白大褂的欢畅?  
曾记否,第一次临床问诊的紧张?  
曾记否,第一次解剖器官的抖颤?  
曾记否,第一次手术台的恐慌?  
难忘啊,  
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  
熄灯后的蚊帐中、走廊上,  
我们如饥似渴地研习医学知识。  
难忘啊,  
老师们循循善诱地讲授,  
同学们孜孜不倦地学习,  
在从医的道路上勤勉地探求。  
难忘啊,  
恩师济世教人的教诲,  
流进了血液融入了灵魂,  
化作了职业素养和仁爱品格。  
难忘啊,  
校刊上发表的小诗,  
黑板报引发的争议,  
我们自由奔放、书生意气。  
难忘啊,  
校园一角那简陋的食堂,  
偶尔食有肉,常常青菜豆腐,  
却总是香味无比、心满意足。  
难忘啊,  
睡在我下铺的兄弟,  
多少夜晚你抱着医书在鼾声中睡去,  
又见我沐浴着晨曦奔跑生活活虎。  
难忘啊,  
第一次兴高采烈的春游,  
谁对你深情默默、爱恋依依?  
华山公园的夕照亭,是否还记得当年那温馨的一幕幕?

四十载,  
我们为了理想为了生活,  
奔赴五湖四海大江南北,  
钻研医学成为优秀的白衣战士。  
四十载,  
我们经历职业生涯的酸甜苦辣,  
救死扶伤是我们坚守的使命,  
大医精诚成了我们坚贞的追求。  
四十载,  
百年过半,容颜已改,  
依然明亮而坚毅的眼神中,  
闪耀着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和祈福。  
四十载,  
我们出席并见证了一个伟大时代,  
我们用青春与热血,  
奋进在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之旅。  
致敬德高望重的恩师!  
致敬情深意切的同学!  
致敬地久天长的情谊!  
致敬激情燃烧的岁月!

夕阳西下

本报记者 陈华易 摄



西村

李四云

而过的白牙,黑白分明的白。

吱呀——吱呀,扁担磨着粪桶竹柄的声音越来越近,我的心里像闷鼓一样敲击。毛女依然背身贴在瓜架里。

“人来了。”我对着毛女轻声喊叫,其实,说“喊”是不确切的,我发出的信号大概只有到自己耳朵的距离。漫天晚霞,树木都立得笔直,生怕一摇动就会遮掩了我微弱的声音。当然,毛女如果回头也只能从我的口型上判断。我想,如果那天有风,能不能把我报信的声音扩散给毛女?多年后,我不能确定那个黄昏的风是否也远远立在旷野,等待着那一场追捕。

我愧疚地看着毛女被二狗撵得四处逃窜。二狗骂骂咧咧扯着毛女仓皇间散落在地沟的黄瓜。第二天,被状告的毛女,撸起袖子给我展示手臂间青紫的伤痕。

在西村,大家都说我和毛女形影不离。那年的我们,还没到上学的年纪。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在自然界寻找食物,像神农氏一样,探索和品尝着野果和草木,并倔强而幸运地活着。

最近一次见到毛女,是在清明。我们翻回村扫墓。虽然同在小城,我们已有多年未见。

桑葚红了。我不会爬树,毛女会,毛女像猫一样轻灵。

阳光下的桑叶,茵绿,通透。毛女乱糟糟的头发,也镀上一层薄薄的金色。

毛女两脚一上一下踏在桑树分歧的枝间,一手紧抱着主干,腾出另一只手,飞快地扯着紫红的桑葚。毛女敏捷的身手,不亚于游刃丛林中的猴。而她炸开了一节线的裤子,让树下的我善意地躲开了目光。

毛女揪桃、偷瓜都是好手。因为胆小,毛女只让我帮忙望风。即便望风,我也极不合格。就像那次,毛女偷摘二狗家的黄瓜。依然是让我望风,我紧张到发抖。而毛女钻进两排长势潦草又纠缠的黄瓜和豇豆架中,一手掀起肚前小衫的两角,尽量形成一个大量量的兜。摘瓜的手势尤其娴熟,快、准、狠。

可是,我看见二狗挑着一担粪,晃悠悠地从田埂上走来,另一只胳膊把粪瓢的长柄撬在扁担下,以减轻肩的着力点。吱呀的扁担声,有韵律地传来。即便是大日头下,二狗也从不戴草帽,他那雕像般古铜色的肤色尤其醒目,最亮眼还是他换肩咧嘴时,一闪

“追赶江浙争先江淮”谱华章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征文  
宣城市文联 主办 宣城日报社 宣城书画家协会 协办